

我對家變的一點感想

簡宛

關於「家變」一書的文字，已經討論了許久，許多人對作者在文詞方面的標新立異有各種不同的猜測，是否「文字即對象」，是否這種冗長怪異的寫法正象徵著小說主人翁內心的矛盾及對父母情感的糾葛？我不想再去推究作者的用意何在？也不想去爭論「家變」在文學上的地位，做為一個讀者，我只想說點自己內心的感觸而已，

第一次聽到「家變」，是今年三月間回臺奔喪時，隱地向我提起的。他說：「妳一定要看看，那文詞真是太怪了」。隱地向來很能接受新的東西，他所編撰的年度小說選，不論題材或格局，總是非常新穎而不落俗套，當時，我心裏很想知道怎麼個怪法，就問

他「比起『龍天樓』怎麼樣？」「妳看了就知道。」他說。

雖然沒有品茗苦讀，却也是非常專心一志的看完了第一遍，不可否認的，作者花了六年修飾而成的文字，幾乎花了我比平常看一本書多一倍的時間纔讀完，但是真正引起我的好奇的不是「家變」中的文字，而是它的主題，我想知道作者如何處理西方人最常掛口的「代溝」，也許自己當時受到失父之痛的打擊，中國人固有的親情濃濃地包圍着我，看到後面幾節，長大了的范曄，對於衰老了的父親之咆哮，完全是「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西方哲學論調，中國人的渾厚圓熟，悲天憫人的情懷到那裡去了？心中之沈重

，令我有透不過氣的感覺。

再次的讀它，心中就不那麼激動了，並不是我那麼酷愛「家變」這本書，一讀再讀，愛不釋手。而是身在美國，處於西方社會，耳聞眼見，角度不同，感覺也會不同，然而，再次的看到范曄在飯桌上對父親的呵叱：

「這也不准喝！放下調羹，一湯瓢也不許喝。」

（一九七頁）。

「生日又怎樣？生日就可以做上皇帝了則不成？……」（一九八頁）。

「……好，現在你下去，這個飯你就祇能够吃到這裡為止，現在你不得再吃，你這就馬上給我下去！」他（父親）遂就邊嘆着息邊搖着頭而下桌去。（一九八頁）。

我很懷疑，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如果精神正常的話，會對他的父親用這樣的語氣？即使在作者所推崇的西方社會，不要說「快樂生日」，至少也會給他父親一個「安靜的生日」，何苦在他父親風燭殘年，神智已開始恍惚時，仍不時對他噙噙不休？

也許所謂父子親情，在今天崇拜西洋文明的中國社會已經不流行甚至落伍了，但是做為一個中國人，拿我們的文化和西方文明來對比是不公平的，顯然的，作者深受西方教育的影響，他的立論和見解，多少帶着西方色彩……

「——家！家是什麼？家大概是世界上最不合理的一種制度，牠也是最殘忍，最不人道不過的一種組織……」（一九七頁）。

「……看一看人家其他的異種西方國家文明，看看其他的高等文明，就會知道根本就不認為什麼「孝」不「孝」是重要的東西，……美國的父親和兒子他們先起做朋友，而後始父子。但是在中國的社會這一切，儘管放心，你別想可以獲得到……」（一九八頁）。

「我將來，我現在發誓，我不要結婚！假如我或者背叛了是一誓矢的話，我也一定斷斷不會去生養小孩子女生出來！我是已經下定了決心不再去延續范姓的這一族線的族系流傳了……」（一九九頁）。

這些時髦的論調，不難在美國的報章雜誌上看到，他們整個的家族，倫理觀念，和我們是大不相同的，一般的中產階級，根據統計，他們所追求的是財富

、享樂，屬於自己的社團，最後才是兒女，他們不會爲兒女而放棄自己的好時光，孩子大了自然也不會爲父母付出任何犧牲，像書中二九頁范曄生病時「父親每當他熱度竄高的夜晚通宵不寢，有一夜他醒時見父親坐在椅中睡眠，兩穴的髮腳刺札蓬立。」這種情景恐怕外國作家也很難想像。

老實說，作者除了部分洋化了的主題和句型外，他的刻劃是相當深入的，他寫從小依戀家庭、到長大厭棄憎恨父親的范曄，可說相當成功，由情弱蒼白的小孩，到長大敏感的青年，范曄的影像，躍然紙上。每個人，或多或少的都有過似范曄一樣的成長階段，偶像的破滅，知識否定了幻象的世界。然而，很可悲的是，如果成長是象徵着對舊有的「否定」，而不是一種圓熟的「瞭解」，人生未免太辛澀了。

寫得最深刻而詳盡的是父親，范閻賢，作者不惜以許多細小的生活小節，來反射出這一個農業社會下的人物，他的安於現實，他的狹小和無知，歷歷如繪，在書中隨時可見——

「我有這樣一個兒子盡够了，有人黃金銀券我不羨慕，我有個值得千萬金子的好兒子。有個這樣的兒

子便是什麼財富都比敵不了……」（四一頁）有子萬事足。

「實在一點都不錯。這孩子不孝，實在不孝。別人都說積穀防飢，養兒防老……我們白白養培了他。……」（一〇二頁）。養兒防老的觀念。

「差一點點，不是也就可以說做六點嗎？」（一八一頁）。馬虎的觀念。

他的有子萬事足，他的養兒防老以及馬虎而不科學的觀念，都是他的兒子范曄所不能忍受而深深憎恨的，如果范閻賢是象徵着我們舊有的傳統的社會，范曄應該是代表知識的，科學的新時代。我很佩服作者的觀察和文筆，但是我不能接受這種「一筆勾消」，完全否定的態度，我並不是說我們固有的五倫孝道是多麼的重要，它們和許多迷信、風俗一樣有改革的必要，但是以這樣的一個結局，這種洋化了的父子關係，不是我們渾厚的中國社會所能發生的。

曾經有人跟我講起一個故事，一個農家青年，從美國學成歸國，一入家門，聞到了家中所養的雞鴨牛豬的味道，馬上皺起眉頭，擱住鼻子，「我不能住

這裏！」

我不太相信這個故事，除非這個人出國數載，回來後，完全推翻了牠舊有的一切，他忘記了童年騎在牛背上睇牛的樂趣，他忘了赤足在溪水中趕鴨的狼狽，他忘記了和同伴打泥土戰時的忘懷……

如果我是他，我會住下來，然後改善家園的設備，這樣憎惡的掉頭而去，除了睡棄他舊有的家園外，於事何補？看了「家變」，使我想起了這個故事。

家真的變了嗎？

張愛玲的小說藝術 水晶著，九月三十日，大地出版社印行，三十二開本，一七二頁，定價三十元。

一本專門研究張愛玲小說的書，並附夏志清先生序；集中所收十二篇批評，均曾在中國時報海外專欄刊出。

李白乾杯（江東去之一） 碧竹著，六十二年七月，先知出版社出版（郵政劃撥一八五一九），三十二開本，二二六頁，定價二十元。

本書共收「天公候選人」、「籃球臉」、「第一月臺」等十一篇。作者刻意尋求這一代年輕人的典型，結果創造了一個「江東去」。本書每篇都有江東去的影子，透過他而檢討年輕人的生活。本書有作者自序。

建中青年選集 六十二年七月環宇出版社（郵政劃撥一四七一四）印行，共三冊，平裝每本定價十八元，精裝每套定價六十元。

本書是發行逾十五年的「建中青年」精選，分紅樓傳奇、思想的棕櫚、沙漠駝鈴三冊，從「國書三封」到「我論瓊瑤」，具有學術思想性、生活趣味性，是建中學生熱情與智慧的結晶。

愛情學 遠藤周作原著，余阿勳，純音合譯，八月二十七日，新理想出版社（劃撥一〇〇六〇六號）印行，三十二開本，一九二頁，定價三十元。

本書共分「二流半愛情論」、「關於女性的愛」、「夫妻的愛情診斷」以及補遺「男人的苦惱、女人的悲哀」等篇。

